

XUANNYI
XIDOSHUO

成刚 庄秦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文
最佳悬疑小说
精选 (二)

I247.7

319

:2

2006

中文最佳悬疑小说精选
(二)

成刚 庄秦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最佳悬疑小说精选(二)/成刚、庄秦 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2

ISBN 7-5354-3231-X

I. 中…

II. ①成…②庄…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986 号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3.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责任编辑：张远林
封面设计：徐慧芳

目 录

◇肉香/蔡骏	1
◇夜晚的面孔	11
◇黄花之恋/姜宇	28
◇合同/荆泽非	53
◇第九十九条短消息/王秀梅	81
◇皮毛/歌舒眉	91
◇街心公园里的离奇事件/王秀梅	111
◇第七夜/冥灵	120
◇情约/星海之君	127
◇冬日噩梦/嫣青	139
◇王铁锤之死/张二	151
◇沉默的树/李西闽	160
◇错影/云中羽衣子	165
◇报应/巫丫	182
◇死有余辜/樱桃青衣	199

^肉 香

文/蔡 骏

我从一位乡下的远房亲戚那儿弄来了一叠厚厚的资料，据说是我家族一位唐朝的祖先留下来的遗物。亲戚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弄坏，更不能弄丢，否则祖宗的在天之灵饶不了他。

我小心地打开了这一堆纸，一阵成年累月的霉味便直蹿我的鼻孔，令人作呕。从纸质来看似乎已有千百年的历史了，黄色的宣纸，如同那种祭祀死人的放在火里烧化的纸张。这纸张很脆，有种一碰就要碎成粉末的感觉，我极其小心地掀动，于是我的整个房间都被这种古老的氛围缠绕着了。

全是书信，一封又一封，那种直版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楷书。非常美的毛笔字，既不像颜体，更不是柳体，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风格，也许这种风格早已失传了吧。但这美丽的楷书像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不会是我的那位祖先吧，或许是他的夫人，甚至是情人？不，我细细地看才发现不是，这是一个男人写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字迹既绵软又不失潇洒，但我能隐隐约约地看出一种奇怪的气氛，从他的字里行间，从他的每一撇，每一捺，都深深地潜藏着一种恐惧。

是的，我是经过了整整一天才看出来的，这种恐惧隐藏得很深，我当时没有看信的具体内容，我只是从他的笔迹中才悟出了什么。我仿佛可以感觉到，他在写信的时候，浑身都充满了一种惊恐，从他的周围，也从他的内心深处。但他的手并没有像普通人那样发抖，他的笔触依然有力，只是在毛笔尖上蕴藏了些许的寒意，冰冷的寒意，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觉。





这不是我的那位先祖写的，是另一个人写给我的先祖的信。全都是文言文，我尝试着把第一封信翻译成了现代白话文。

“进德吾兄：从长安一别已经十年了吧。我现在才突然给你来信，请不要见怪。你知道，朝廷赏赐给我一栋豪华的宅邸在长安，以及关中的千顷良田，和江淮节度使的官职。可我从第一天起就辞官不做了，我离开了豪宅与良田，独自一人回到了坤州，住在当年我的刺史宅邸里。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我独自一人，孤独地虚度年华。我时常回想起当年安史贼党作乱之际，我是坤州的刺史，你在我麾下为将，你我死守坤州三年，使史思明的数万大军始终无法攻入坤州而下江淮。最终我们等来了援兵，立下了大功一件。进德兄，我越来越想念你们，和当年与我一同出生入死的官兵们。这次给你写信，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家正在闹鬼。”

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位叫进德的祖先原来还是安史之乱中唐朝的一员大将，与这位叫段路的刺史一同死守坤州。但问题是，我的历史知识告诉我，根本就没有坤州这座城池，在安史之乱中，也从没有过段路死守坤州这么一档子事。我有些疑惑，于是打电话给我的另一位远房堂兄，他是我们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目前在攻读历史研究生。

他在电话里听到了我的提问，然后他沉默了半晌，才慢慢地说：“是的，你现在看的这叠信我在一年前也看过，我立刻就完全地陷了进去，我查找了各种资料，甚至到安徽与江苏的北部做过实地考察，但令我失望的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也许历史遗忘了我们的这位祖先还有段路。但我请专家鉴定过，这些信的确是唐朝人的真迹，绝不是后人的伪造。听我说，你不要再看了，你也会陷进去的，这些信很可怕，蕴藏着鲜血，历史的鲜血，你好自为之吧，再见。”

我长久地呆坐着，仔细回想着这位历史研究生的话，他从小就有些神秘感，喜欢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什么历史的鲜血，我看他是在故弄玄虚，这只是一叠古人的通信罢了，难道那些早已成为枯骨的人会伤害到我吗？但我仍不得不提高了警惕，我开始打算把这些信还掉。但我已欲罢不能了，也许是因为段路最后的那一句话“我家正在闹鬼”。

我继续打开了第二封信，把它译成了白话文。

“进德吾兄：见到你的信，我万分高兴，原来你也早已解甲归田了，这是好事。上次我说，我家正在闹鬼，是的，这鬼一直纠缠着我。我隐



隐约约觉得从我十年前从长安搬回坤州的那天起，这鬼就在这间古宅里出没了，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鬼。但是今年，它越来越频繁地活动着，其实我向来都不害怕鬼，但是这回我真的有些恐惧了。你也知道，当年坤州的刺史府是一间很破旧的古宅，战争结束后，新来的刺史新建了一个刺史府，而我则独自居住在这栋旧宅里。这间宅子很大，也很破，你不知道，我没有雇佣一个仆人，偌大的宅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靠着我在关中拥有的那千顷良田度日，每个月，我在那儿的代理人都会给我带来粮食和钱。我一个人过惯了，朋友们劝我再续弦一个妻子，我也拒绝了。你续弦了吗？天哪，现在鬼又来了，它折磨着我，我不能不再写了，就到这吧。”

这封信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至少可以告诉我，我的祖先做过鰥夫。窗外的阳光异常的强烈，我在家里胡思乱想着，我想到了坤州。

坤州，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池，但我宁可相信它存在过，因为在历史上，像这样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忘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可我难以理解的是段路和我的这位叫蔡进德的祖先是如何在坤州死守三年，抵挡住史思明的数万大军的。在安史之乱中，张巡和许远死守睢阳，最终还是城破身亡，段路难道比张巡的本事还要大？这种疑问困扰着我，促使我打开了第三封信。

“进德吾兄：你在信中说你早已续弦，并已有三个儿子，实在可贺，想想我，可能真的要孑然一身一辈子了。是的，你信中的猜测没错，我永远都忘不了月香，她的眼睛，她的笑，她的身体，十年前她死在坤州，就在这间房间里，我永远都无法摆脱她，永远。这十年来，虽然我一个人过，但是我养了许多猫，二十多只，其中还有波斯商人高价卖给我的那种两只眼球不同颜色的猫。这些猫陪伴了我十年，就好像是我的爱人，和这二十多只猫在一起，我有一种妻妾成群的感觉。是的，我爱她们，我把她们当作了一群美丽的女人。但自从我家里闹了鬼，奇怪的事情就不断发生。昨天我的一只白猫失踪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后来我发现我的厨房里传出了一阵肉香，我已经十年没吃肉了，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就成了一个素食者，过着和尚般的生活。我非常惊讶，我从没煮过肉，我揭开了锅，天哪，里面是我的那只失踪的猫。这只猫被大卸八块，毛全拔光了，内脏也清理了出来，肉都被煮熟了，我当即晕了过去。虽然我当年也在坤州血战三年，见到无数血腥的场面，但这十年





来，我几乎从未见过血，而且我与猫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见到如此惨状，我像死了妻子一样嚎啕大哭。我明白，这一定是那鬼的所为。因为，我的宅邸过去是刺史府，有非常高的围墙，并且由于我家闹鬼的传闻全城皆知，没人敢闯进来的。我痛苦万分。进德，这是报应，十年前的报应，你应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报应”是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而且他说我的先祖也是明白的，究竟有什么事？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魂，至于鬼魂杀猫并把猫给煮了则更是天方夜谭了，也许段路得了精神分裂症，产生了幻觉，没错，一个人在这样一栋阴森恐怖的古宅中独自生活十年，精神肯定会崩溃的。他还提到了“月香”，明显是个女人，也许是他过去的妻子，可以肯定的是，他深爱着月香。但他后来又失去了月香，于是他为了追悼亡妻，一直住在了妻子死去的那间房间里，并且以素食吃斋度日，放弃了荣华富贵，真是个难得的有情郎啊！

已经是夕阳西下了，黄昏的阳光洒满了我的房间，也洒到了这些古老的信纸上，涂上了一层鲜血般的颜色。我知道阳光对文物有破坏作用，急忙把信都移到了阴暗处，在阴暗的光线中，我打开了第四封信。

“进德吾兄：在短短的十天之内，我有六只猫被杀并给煮熟了，尽管我把厨房的柴火连同灶上的锅全搬走了，天天到城里的寺庙吃斋，但那个无孔不入的鬼仍然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柴和锅。我恐惧极了，每天晚上，我都把所有的猫都聚集到我的床上，与我睡在一起。这张床在十年前是我和月香睡的，非常宽大，睡在这张床上，我几乎每晚都能梦见她，她还和十年前一样年轻美丽，永远是二十岁。你一定不会忘记吧，当年我和月香是多么恩爱，成为你们这些将领和军官们羡慕的对象。是的，月香是个才女，她作诗的才华不在我之下，每天晚上，她为我掌烛，我作一首诗，然后我再为她掌烛，她再作一首诗，每次她的诗都比我好。只可惜她生来就是个女人啊，如果月香是个男子，做官肯定能做到宰相，做文人也一定会流芳百世。可她又具有女人的一切优点，美丽贤淑，对我体贴入微，在当年坤州所有的官员家眷中，她的女红也是最好的，我清楚地记得，进德兄，你的妻子还曾专门向月香请教绣锦屏的技巧。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你我也都不问政事了。当年她睡的位置上正睡着一群猫，尽管它们在夜里是极不安分的，真是世事难料啊。我真怕它们都被那鬼掳去做成了猫肉汤，它们是

我生命里最后的希望了，进德兄，你看我该怎么办呢？请给我指点迷津。”

我忘了吃晚饭，尽管我肚子确饿了，可我不得不承认，我被这些信深深地吸引住了。段路的这些文字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就像加了某种咒语，你一旦打开它就再也关不上了。从段路文字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个叫月香的女人，如果段路的描述属实，那么我真的感到很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会生在二十世纪，而不是公元八世纪，我非常想见一见月香。我明白我走火入魔了，我这才相信了我的那位历史研究生堂兄的话。天色渐暗，在我打开了灯的同时，我也打开了第五封信。

“进德吾兄：看了你的信，非常感谢你给我出的这些主意，但恐怕我都办不到。首先，我不会离开坤州的，因为月香和我在坤州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然也包括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我想如果离开了坤州和这座宅邸，我立刻就会死的。第二，我也不会去请驱鬼的和尚道士来的，如果把他们请来的话，一定会打扰月香在天之灵的安息的。所以，我只能继续留下来，与鬼周旋到底，告诉你，现在我的猫只剩下最后五只了，其余的都被鬼害死了。进德兄，你不会明白的，这座古宅中，到处都残留着月香的气味，十年了，这种气味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更加浓烈。我时时刻刻地感到月香还没有死，她就在我身边，她陪伴着我，一同度过了十年的光阴。我现在每天晚上仍在作诗，作怀念她的诗，有时第二天早上，我居然会发现在我作的诗下面还多了一首诗，那是月香的笔迹，还是写得那样好，与我写的那首是对应的。月香就在我身边，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她就在我身边看着我，是的，现在，我在给你写信，她在我旁边，她正告诉我该怎么写，确切地说现在是她口述，我执笔。十年前，她的确死了，但十年后，她又的确活着，天哪，让我怎么才能说清楚，总之你是不会相信的。此外，还告诉你一件事，现在的坤州城，几乎每一户人家都在闹鬼，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坤州城像大海里漂泊的一叶扁舟，甚至比安史之乱我们被围困了三年那会儿还要恐慌，当年的敌人毕竟还是人，而现在坤州的敌人则是鬼。”

我感到了一种恐惧，从这些古老的纸张里汹涌而出，紧紧地抱着我。我似乎看见在我读信的同时，月香就在我旁边和我一起读着信，我抬起头来，看到了她的脸，很美。从她的身上，发出一股肉香，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段路说十年来月香的气味一直挥之不去。因为这股肉香，从





她的肉体深处发出的香味，对，月香就是肉香，在古汉语中，月与肉的意思相同，肺、肝、胆、肠、脾、脑、腿等等都是月字旁。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看下去。电话铃突然响了，是我的那位历史研究生的堂兄：“看到第几封信了？我知道你现在很犹豫，一年前我也和你一样，我现在能从电话听筒里嗅到你那里的血腥味，真的，既然你看了那么多，那就继续把它给看完吧，明天早上到我的研究所里来一趟吧。再见。”

我握着电话，一句话也没说，听他说了那么多话。挂了电话，我感到这间屋子的气氛有些不对，我突然觉得我现在就是段路了，我和段路一样独自生活在一个大房间里，真的，我就是段路，段路就是我，这些信全是我写的。是吗？我问着自己，然后我发疯似地摇着头。我打开了第六封信。

“进德吾兄：刚看完你来的信，你说当年随我死守坤州并一同受到朝廷赏赐的十二位将领和军官已在今年全部意外地死亡了，这真的很让我心痛。你说刘将军是在成都喝醉了酒掉进河里淹死了，真不可思议，我清楚地记得刘将军的水性非常好，是长江里的浪里白条。还有李将军在他儿子的婚礼中无缘无故地上吊自杀，这也是不可能的，他那种开朗乐观的性格，还会自杀？而且是在那种大好的日子里。更有甚者是张将军被他的家人砍死做成了人肉馒头给蒸了吃了。其他人的死状也是非常奇怪，他们当年在坤州的尸山血海中打仗都没有死，现在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出事，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月里。进德，我非常担心你，你不会有事的吧。现在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的猫只剩下最后一只了。但它活得很好，是一只美丽的波斯猫。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保护它，我发誓。”

夜很深了，我困了，于是我捧着这些信慢慢地在沙发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我突然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这气味带着浓烈的馨香，发疯似地直往我鼻孔里钻。我受不了了，我循着香味，到了我的厨房，不知是谁在煤气灶上点着大火烧着一个不锈钢锅子。我揭开了锅盖，里面是一锅肉，确切地说是肉汤。汤面上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油，我用调羹喝了一口，这是一种我从未喝过的汤，味道非常美妙，这一调羹的汤从我的舌头滑到咽喉，再进入食道，最后流进了我的胃，我的胃很贪婪，把这些美味的汤都搜刮殆尽了。我还没吃晚饭，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又



用筷子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咀嚼起来，肉丝被我的牙齿嚼碎，然后我舌尖上的味觉器官又得到了一次刺激，是的，从小到大，我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肉，是谁煮的呢？很快，我就带着疑问，把一锅肉差不多全扫进肚子了。最后，我在锅里发现了一样东西——手指头，人的手指头。

我“哇”地一口吐了出来，然后我惊醒了，原来这是一个梦。

我刚才睡着了，竟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我心惊肉跳着，浑身冒着虚汗，一时间睡意全消了，现在已是半夜两点，我强打着精神打开了第七封信。

“进德吾兄：坤州城已经陷于一种巨大的恐怖中了，不断有人奇怪地死去，城外到处都是新坟，而且死的都是男人。全城充满了死人的臭味，和尚与道士都忙着做法事。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坤州流行了瘟疫，惟一的解释就是鬼魂作祟。但我还活着，还有我的最后一只猫，它活得很好，每晚都睡在我怀中，就像月香。经过这些天来，我渐渐地觉得月香的确还活着，就活在这只美丽的波斯猫身上，是的，所以现在我可以再说，我又重新得到月香了。她永远都不会和我分离的，我们永远在一起。起风了，带着坤州城里死亡的气息的风贯穿了我的房间，席卷过我们的身体，虽是盛夏季节，我却感到了一种冰凉彻骨的感觉。报应，这是因果报应，谁都逃不了。”

看到这儿，一阵风穿过了窗户打在我的额头，我望望窗外，下半夜的月亮却特别圆。我开始明白段路所说的报应的意思了，我能想象坤州城一定是遭到了某种灾难，这种灾难是人类自身造成的。我一向不相信有鬼魂存在，但灾难肯定有，只是通过了某种特殊的方式。这使我增加了读下去的勇气。我打开了第八封信。

“进德吾兄：今天是七月十日，你还记得十年前的七月十日吗？相信这一天你我都永生难忘的。七月十日，每年这个日子，我们的心中都隐隐作痛。我说过报应，今天就是报应的日子。当年我们死守坤州，全城只有五千士兵和两万百姓。我们的粮食准备很充分，但没想到安史叛军的准备更充分，终于两年过去了，重围中的我们吃光了全部粮食，包括所有的老鼠、猫、狗，甚至战马，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全城人都在挨饿。这样用不了十天，坤州城就会不攻自破，睢阳也已经失守了，我们如果完了，叛军就会长驱直入地攻入江淮地区，大唐也就完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我给你们煮了一锅肉，你们都很惊讶哪





来的肉，我没有说，只是让你们先尝尝。你们吃了，你们吃得很香，你们说这是你们一生中最好吃的肉。最后我告诉你们，这是月香的肉。你们都吐了，然后，你们都哭了，你们这群大男人像女人一样流下了眼泪。是的，是我亲手杀了月香。那天月光皎洁，月香依然美丽动人，尽管她已经有三天粒米未进了。我的手里拿了一把刀，我站在她面前，看着她，许久，但是我终究没有勇气，我的刀掉在了地上，我放弃了，我决心和她一起死。但是绝顶聪明的月香看出了我拿刀的意图，她轻轻地对我说，杀了我吧，女人对战争没有用，杀了我吧，把我的肉吃了，我总之是要给饿死的，不如死在我爱人的手里，让我的肉体进入你的肉体之内，让我成为你的一部分，从此，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分开了。来，动手吧，像个男子汉那样，如果你还是我丈夫，动手吧。不，我下不了手，但月香夺过了刀子，她把刀子刺入了她自己的心口。她微笑着，对我微笑着死去，胸口还插着那把刀。那时我痛苦万分，真想自己也一死了之，但最后我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我疯了，那夜我真的疯了。我想到了段家的荣誉，我想到了死守坤州的誓言，我把月香肢解了。我说过，那夜我疯了，我爱她，所以肢解她，这就是理由，这理由你们永远都不会理解的，因为你们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是的，我把她肢解了，完成了她死前交代我的事，我把她的肉剥下来，她的肉充满了香味，天生的香味，她是个绝代佳人，就算变成了一堆锅里的肉。当时我干这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罪恶感和恐惧感，那夜我真的疯了，我只想永远的和她在一起。我把她的肉给煮了，煮了几大锅，我自己先吃了一锅，那味道美极了，其实我内心也痛苦极了。然后，我把其他的几锅分给了你们。爱一个人有许多方式，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想这是最合理的方式了。进德兄，接下来就是你，你哭完了之后，立刻回到了家里，把你的妻子和小妾也给杀了，煮成了一锅肉。于是，所有的将领和军官都开始吃自己家眷的肉。后来我们干脆把全城的女人都关了起来，总共一万人左右，我们每天吃三十个女人，全城的男人居然没有一个反对。有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吃了都无动于衷，自己还吃得最多。为了养活这些女人，我们还安排了女人吃女人，当然她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肉，还以为是猪肉。

于是，我们就靠着吃人肉熬过了将近一年，这一年的坤州是恐怖的世界。终于我们等来了救兵，坤州守住了。十年了，我终于把这些话说

出口了，七月十日，今天是七月十日，我想这该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们的罪过是无法饶恕的，天哪，我看见月香了，真的是她，她微笑着来了，她是来带我离开这个世界的。进德兄，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那一定是月香带给你的，请千万不要害怕，珍重啊，进德，你要当心——幽灵的报复。”

这是最后一封信，我颤抖着看完了它，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便是唐朝想必也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段路一定有精神分裂症，一切都是他臆想出来的，就像唐人的传奇，总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可我不能自拔，尽管我不相信，但从这古老的纸张和字迹中传出的气息却又强迫着我相信。我又隐隐约约地发现这最后一封信上有许多浅红色的斑点，很淡，但却很密集，这是什么？是血迹？难道是段路的血，经过了一千多年，永不磨灭地保留在这纸上。也许这就是堂兄所说的历史的鲜血？

天色渐渐地亮了，我茫然地坐了很久，直到阳光洒满了我的房间，驱除了那股唐朝的气味。我把信全都放好，带着信赶往我堂兄所在的研究所。

堂兄早已等着我了，他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的脸色真难看，一夜没睡？是不是，你一定把信全看完了，你相信吗？”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对你说什么都没有，是我骗了你，我不愿你看下去，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真相。这是真的，坤州的确存在过，乾为男，坤为女，顾名思义，坤州是一座以女人为主要的城市。在安史之乱后的第十年，突然全城发生了巨大的灾难，男人几乎全死光了，于是这座城市成了死城，被放弃。如今只剩下一堆田野中的废墟，在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花了整整一年才研究出成果的。事实上，被围困的城市中发生吃人肉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止一次。”

“那么我们的那位祖先呢？”

“这位名讳蔡进德的先人在收到段路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当天晚上，举火自焚，没人知道原因，而这些信却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那么说真的是有鬼？”

“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世俗认为的鬼魂，那的确是段路的臆想，是他长期自我封闭的结果。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他独自忏悔了十年，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对爱人的思念。于是在精神上他产生了幻觉，





这是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断斗争的结果，他失败了，他败给了他自己的灵魂，于是他的灵魂就不属于他自己了，所谓的鬼魂，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的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代表爱人的自我。由于深深的爱，他已与月香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合二为一。所以，他说月香还活在他身边，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的另一半，他的精神已经一分为二，也就是所谓的双重人格，一切都源自他内心，一切都源自对月香的爱。他在写完最后一封信以后，就死了，死因不明。但对他来说，这却是最好的解脱。”

“那么他养的那么多猫是怎么死的，也是幻觉吗？还有他的那些战友，包括我们的那位祖先，还有坤州全城的男子，他们为什么会死？”

“冥冥之中，自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纵，但不是我们所一般理解的复仇的鬼魂。也许那些猫根本就是段路自己亲手杀的，通过潜意识驱使他重复了当年的那种恐怖行为，这是双重人格的典型病例，他写信时的正常人格却对自己的行为浑然不知。我说过一切罪恶都源自内心，我们的那位祖先其实想必也有过与段路一样的心理过程。你是否注意到了信中反复提到的‘报应’二字，这不是简单的佛教意义上的因果报应，而是他们的内心对自我的报复，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在劫难逃。”

“谢谢你，堂兄。”

“你认为我刚才说的是标准答案吗？不，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我真不该说这么多，也许你自己的理解比我的更好呢？”

我离开了堂兄的研究所，回到了家里，并归还了那些信，像是扔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晚上，妈妈为我烧了一锅肉汤。妈妈没有察觉到我的眉头掠过了一丝恐惧。

肉香，真的很香。



^夜晚的面孔

文/成 刚

夜里有张脸，黑暗中才能看到。

睁开眼，头还很痛，嘴里涩涩的，挺苦，昨晚又喝多了。记不清跟谁在一块，反正一帮人，都是哥们，从贵宾楼喝到赖鱼皮，最后是路边的羊肉串，外加冰镇啤酒。

——再这样喝下去，非喝死你不可。

说话的是黄雅玲，她三年前嫁给我，一直没间断说过这句话。

她说的没错，现在每天早晨起床，我都感到四肢乏力，好像有些东西，半夜的时候从身体里溜走。我还失眠，喝了酒，半夜经常冷不丁醒过来，不管什么时候，肯定睁着眼睛到天亮。

夜里有张脸，黑暗中才能看到。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夜晚的面孔就有多美丽。

失眠的时候，就得胡思乱想。前尘往事，浮云苍狗，把脑袋塞满，不留一点空隙。里面最多的一定是女人，不管美丽或者丑陋，跟你什么样的关系，到这会儿，只留下一点尾巴，让你揪住它打发点时间。

我到洗手间里去，黄雅玲在阳台上听见动静，大声招呼我。

“秦歌你快来，楼下好多车。”

我嘴里含着牙刷赶快过去，黄雅玲头伸到阳台外面一脸兴奋。

我们的房子临街，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整条马路。路上每天都有很多车，但今天有点奇怪，清一色全是公交车，同一种车型，同一种颜色，看起来像蛇，蜿蜒出好几里地。

“前天晚上，有个醉鬼上了辆公交车，跟驾驶员起了争执，掏出把





刀子，直接插入肚子里去。”黄雅玲叹口气说，“现在的小流氓实在太嚣张了。”

我还晕乎乎，没把小流氓跟马路上的车队联系起来。

“刚才打头的车上挂着花圈和横幅，要求严惩凶手，确保公交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趴在阳台上，看了会儿，没了兴趣，严惩凶手那是公安局的事，跟一般老百姓没关系。公交公司的人吃饱了没事干，撂挑子也撂下满城的乘客，我要是警察，准保先把领头的拿下，那小子不是怕死，就是瞎起哄，属于典型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回卫生间接着刷牙，完事了洗脸，出来找衣服穿。

今天是周末，不用上班，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还想睡。黄雅玲过一会儿穿着睡衣在我面前晃悠，看完了热闹，她又该接着唠叨了。我知道我昨天喝高了，最后一点记忆是一头倒在路边的一堆黄沙上。这是我这个月第二次栽倒在那堆黄沙上，第一次没昨晚幸运，睁开眼天已大亮。沙堆边上站了一圈中学生，个个目不转睛盯着我看，好像我是外星人，或者什么稀有动物。

“再这样喝下去，非喝死你不可。”黄雅玲说这话时横眉立目，咬牙切齿。

我很郁闷，还很失望，这辈子甭指望她能换点新鲜的词。脑袋还有点晕，嘴里都是牙膏味，我在想我昨晚是怎么回到家的。酒这玩意真不好，喝多了伤身体，还老忘事。我倒在沙堆上，怎么会醒在家里的床上？我知道自己那点能耐，我根本不可能自己从沙堆上爬起来，走完两条街再上楼掏钥匙开门。

“能问一下吗，我昨晚几点回来的？”我问黄雅玲。

“几点回来都不知道，要碰上劫道的把你小命劫去你肯定也不知道。”

“行了，还有完没有。”我烦了，脸色阴沉下来。

黄雅玲是个知趣的女人，知道什么时候唠叨什么时候闭嘴。她虽然脸上还有不满，但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昨晚下半夜，又是你那同学把你架回来的。”

我不言语了，想昨晚喝酒那帮哥们谁是我同学。还有，黄雅玲干吗说“又”？

